

豫东民俗“担经挑”与当代民间信仰

李蓓蓓

(信阳师范学院, 河南 信阳 315211)

摘要:“担经挑”是淮阳太昊陵人祖庙会上的一种民间舞蹈,原是一种颂扬人祖伏羲女娲的原始巫舞。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和创新,“担经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从人员组合、经歌唱词、舞蹈动作、表演服饰等方面具体分析其新变,进而探讨其与当代民间信仰的关系,以求进一步挖掘“担经挑”民俗舞蹈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关键词:担经挑;豫东民俗;当代民间信仰

Abstract: "supported by the pick" is a folk dance of Huaiyang Taihao Ling Temple at the progenitor Fu Xi was originally a glor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witch dance. After generations of folk artists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o afford the pick has also undergone a lot of changes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personnel, by the singing word, dance moves, performing clothing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s, and then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folk beliefs, in order to further tap the "pledge by the pick" the significance of folk d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words: bear by the pick Folk Contemporary Folk Belief

一、“担经挑”的起源

“担经挑”,又称“担花篮”、“花篮舞”,是流行于淮阳地区的一种民俗舞蹈。这一民俗舞蹈和女娲神话传说有着重要的渊源。女娲神话,最早发源于西北渭水流域,渭水流域保存有新石器时代的鲢鱼(娃娃鱼)纹陶器^①,鲢鱼纹与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极为相似,被推断是女娲形象的滥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娲神话随着时代的变动、人口的迁徙而逐渐向四周传播开去。周口淮阳的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女娲造人神话、宓妃救母神话等就属于黄河流域女娲神话的一支。据调查,“担经挑”原始巫舞就起源于宓妃救母神话。

传说,人祖女娲炼石补天、抁土造人触犯了天帝的禁令,被化作黑狗抛进了恶狗庄,受尽了折磨。人祖的女儿宓妃因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就肩挑龙凤花篮、口诵赞颂人祖的经歌,外出寻找母亲,后来终于知道母亲被囚禁在了恶狗庄。宓妃决定闯进恶狗庄救母的时候,人们为了帮助她就给她做了七个饼,告诉她看见恶狗就抛出一个饼。宓妃带着饼闯进了恶狗庄,趁恶狗争吃大饼的时候,深入庄内,突然看到一只蹲在地上的黑狗,这黑狗看到宓妃竟呜呜的哭了起来,宓妃立刻明白了她就是自己的母亲。于是,宓妃把经本放到龙花篮,把黑狗放到凤花篮,担起挑子跑出了恶狗庄。宓妃按照黑狗的吩咐围着她倒转64圈,女娲就变回了人形。后来,人们就模仿宓妃担花篮、诵经歌,在每年的淮阳人祖庙会上表演,用来祭祀人祖伏羲和女娲,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祭祀舞蹈逐渐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担经挑”民俗巫舞。

二、“担经挑”的发展演变

因其起源与上古神话,“担经挑”舞蹈带有浓厚的祭祀崇神色彩,在表演人员、舞蹈动作、经歌唱词方面与今天的经挑舞有着很大的

不同。其最初的人员组合、舞蹈动作都比较简单。表演时,一般一人边打竹板边诵经歌,另有三人肩担龙凤花篮,按照一定的舞步来回表演,当走到中间时,舞者必须背靠背而过。

“担经挑”作为一种民俗舞蹈为民间艺人代代相传,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使“担经挑”在每个时代都融入了其特定的历史印记。它的经歌唱词,记录了从古至今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从贫穷落后到富裕通达,从无知愚昧到科学文明;它的人员组合、舞蹈动作、表演服饰更是变得多种多样、千姿百态。有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蛇蜕皮舞步、履迹舞步、铁锁链舞步,也有当代人发明的剪子股交合舞步、十字舞步、八字舞步。最重要的演变还是经挑舞的功能,经挑舞原始的功能是驱病禳灾。在农村,当有人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时往往被认为是鬼神附体,常请人围着患者跳经挑舞驱赶鬼神。今天,经挑舞的这种功能正在渐渐弱化,而演变成一种带有娱乐功能的民间艺术。而且,随着当代新文化建设的推进,“担经挑”这一原始巫舞得到了丰富的创新和广泛的发展,现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担经挑”这一古老的民俗巫舞在当代并没有陨落,而是吸收了当代文化的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了豫东农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之一。

(一)“担经挑”人员组合的变化

1.男子跳起经挑舞

“担经挑”作为一种祭祀舞蹈,原本是传女不传男的,以前参加表演的多是中年妇女、小姑娘、老太太。这大概与引言中所述的宓妃救母的神秘传说有着不解的渊源。然而,据调查得知,近几年,有不少男子也加入了“担经挑”舞蹈表演的行列,他们大多是中年男子,也有少数十七八岁的农村小伙子,这一新变使

经挑舞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淮阳人祖庙会上,我们采访了表演“担经挑”的白大娘,白大娘已年过七旬,然而身体硬朗,表演的时候仍然是精神焕发、兴高采烈。据她讲,最初男子加入“担经挑”的行列,并不是突发奇想。他们大多是经常生病,头疼脑热不断,经过医生治疗多不见效,后来在村民的建议和“巫医”的指点下加入了“担经挑”队伍,跟随着众人一起去庙会表演,过一段时间之后,病症竟好了。担经挑巫舞这种出奇的“灵验”现象也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据我们采访得知,也有一些男子是觉得“担经挑”能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加入其中的,每年都跟随“担经挑”队伍到各地庙会上表演,观众看着热闹,他们跳着也觉得开心。

2.表演人员增多

在淮阳地区,“担经挑”分为不同的组织,一般生活在一个村庄的人会自发的组成一组,每一组有一个负责人,各组人数不定,一般在七八人以上。原始的“担经挑”舞蹈,表演人员一般不超过六人,表演时,一般一人边打竹板边诵经歌,另有三或五人肩担龙凤花篮,按照一定的舞步来回表演,当走到中间时,舞者必须背靠背而过,象征交尾之意。现在,“担经挑”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经挑舞的艺人身上担负起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的责任。民间艺人把原始的民俗巫舞改编成了近似东北秧歌的民间舞蹈,现在的经挑舞也已经不受人员的限制,有八人组、十二人组、十八人组、二十二人组等等,而且人越多舞起来越

(二)“担经挑”经歌唱词的变化

1.动听的原始祭祀之歌

“担经挑”的经歌唱词是民众集体创作的产物,最初多是歌颂人祖伏羲和女娲的功德,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的丰富,不再只是歌功颂德,而是将生活的多个方面都编入了歌词。据我们调查,这些经歌唱词,有的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有的表达对不幸生活的抱怨,有的歌唱政府的惠民政策,有的暗讽社会中的不良现象。“担经挑”的经歌唱词丰富多彩,有的具有原始的神秘美,有的具有淳朴的生态美,有的简短精悍,有的绵长动听,有的神圣庄严,有的幽默诙谐。在淮阳人祖庙会上,“担经挑”的表演者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出一两段来。他们有时一人唱多人表演,有时集体边表演边哼唱。个人独唱时,歌词清晰,节奏鲜明;集体表演时,声音有高低、有粗有细,然而整齐而不乱,音调优美动听。

现在,一些最古老、最具原始色彩的经歌在艺人们那里仍有流传,如这首祭祀人祖功德的经歌:

“南无。开天辟地,三皇伏羲,手托八卦,身穿蓑衣。进了午门,狮子把门,八砖砌地,柏树成林。南无。天皇,地皇,人皇,伏皇。南无。天皇,地皇,人皇,伏皇。”

在庙会上,艺人们怀着敬畏的心理集体唱诵这样的经歌,气氛庄严肃穆,显示出崇神祭祀时的神秘、神圣色彩。另外,还有一些带有原始色彩和神话色彩的经歌,如描述编花篮过程的经歌:

“西南山上有个竹,张家砍来李家牵;西南山上有个竹,青竹紫竹一般粗;

王母娘娘破篾子,九天仙女编花篮;编个篮底儿没啥编,编个蜜蜂闹牡丹;编个篮檐儿没啥编,编个喜鹊闹花园;编个篮席儿没啥编,编个青龙戏水沿。”

歌颂“老斋公”(表演担经挑的老艺人,在当地被称为“老斋公”)的经歌:

“楼下点灯楼下明,俺把斋公送一送,一送送到大门外,雪花飘飘回下帘,俺问斋公冷不冷,身穿小袄蓑衣冷;身穿小袄不必惊,南京城里请针工,北京城里请裁缝,二院针工都来到,高点明灯绣花容,前襟上绣鸳鸯,后襟上对子蝴蝶都成双,引袄哩唧哩青龙来驮水,纱袄哩吵哩之女会牛郎,沿领哩沿哩四大金刚,缀扣鼻儿缀哩燕衔泥落到莲叶上,要不是二位姐妹膈膜哩好,亲生的姐妹穿不上。”

2. 欢畅的赞颂文明之歌

在当代社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愉悦。近两年,有许多“担经挑”艺人结合当下的生活编写出许多新的经文在庙会上唱诵,这其中有的歌颂党的政策,有的描绘农民的当下生活,有的歌唱新的社会生活现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几首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新经文,受采访条件的限制,有些没能完整的录制下来。

“……六月里三伏天,担起经挑敬神仙,人人都说咱没真心,神仙面前表誓言;

七月里七月七,织女牛郎配夫妻,想见为妻这一面,等到来年七月七;八月十五是中秋,拾个月饼敬老天,供的老天心喜欢,一年四季保平安;九月里下田霜,使得个个都心慌,还有点田没种上,明年吃的都打饥荒;十月里下覆霜,只愿个个都安详,各样东西都埋封,欢天喜地进教堂;十一月下大雪,俺家那个念佛帖,念真经讲经券,陪着仙人上西天;十二个月整一年;香蜡纸炮都买全,三十喝过辞岁酒,欢天喜地过新年;正月初一面向北,手捧黄香颤巍巍;六样子果六个馍,六样子菜端上面;接着就是一盘炮,举家老少把头磕;磕罢了头投亲戚,俺给二老行个礼;今天是新年头一天,俺给二老添寿筵;问一声二老同堂安,再问声二老寿比南山;只要人人有真心,荣华富贵咱享万年……”

如果说这首新歌唱的是普遍的民风民俗,那么下面这两首则时代色彩更为鲜明,真正道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

“正月里闹元宵,计划生育党号召,多生可没有少生好,多生孩子受操劳;二月里龙抬头,多生孩子多发愁,愁来愁去白了头;三月里是清明,多生孩子多受穷,自己的孩子管不好,草窝里难卧虎与龙……”

“正月里十里新春,人家没有自家亲,人家说的是假意,自家说的是真心;二月里龙抬头,现在的姑娘多自由,手机项链随身带,高跟鞋染黄头;三月里三月三,烧饼没有馒头宣,南乡的蛮子吃大米,北乡的侉子吃烩面;四月里四月八,娶个媳妇戴红花,媳妇把那红花戴,男没有女的当家;五月里是端午,多生个孩子多受忙,生个女儿要嫁妆,生个男孩要瓦房……”

很明显,这些经歌唱词的新变有的脱去了神秘浓厚的宗教色彩,内容上多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反映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在人祖庙会上,看到民间艺人们边表演边集体哼唱这些经歌时,便会不自觉的为他们的虔诚所感动。

“担经挑”经歌唱词的新变是这一传统民俗的重大创新之一,丰富并发展了民间传统文化,同时,“担经挑”这一民俗巫舞也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三)“担经挑”舞姿、服饰的变化

1. 庄严的原始舞姿

“担经挑”巫舞的原始舞姿有剪子股交合舞、蛇蜕皮舞、铁索链舞、履迹步等等。剪子

股交合舞,寓意着男女交合,以“十”字为路线,其中一人打竹板,三人担花篮,对面穿插走成剪子股形状;蛇蜕皮舞,象征着生育,一人在前,三人(包括打竹板的)沿着一个方向沿履而舞,每两人从中间穿插而过;铁索链舞,一人走路线,二人走另一条路线,像索链一样来回相叠,一环套一环;履迹步,是由华胥氏履圣人迹而生伏羲的神话故事演变而来,也是象征着生育^④。

“担经挑”的服饰,一般情况下,表演者们身穿一身黑衣,上身偏襟大衣,下身镶有彩边的黑色裤子,头裹垂地黑纱,下面坠有长穗儿,脚穿黑鞋。待表演到高潮时,黑纱的穗子会时而缠绕在一块,时而散开,象征伏羲和女娲交尾之意。

2. 优美的新式舞姿

“担经挑”现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除了祭祀、祛邪的功能之外,已日渐由一种原始巫舞发展成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文化艺术,因此在舞姿和服饰方面有了许多变化。在舞姿上,人们在原始舞步的基础上,又创新出“8”字步、“回”字步、八卦步等等。我们在调查时,发现走“8”字步的居多,他们按照人数分为若干组,一般三人为一组,一个打竹板的在前面领舞,两个担花篮的跟随其后,几组人按“8”字形来回交错起舞。这些新创的舞步有个共同的特点,即舞者表演时一定会有交错,交错时,两个舞者必须背靠背而过,象征着男女交尾之意。

三、“担经挑”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担经挑”舞蹈最初是一种祭祀的巫舞,在当代虽然向带有娱乐性质的文化艺术形式演变,但是在底层民众那里,它依然带有浓厚的祭祀崇神色彩。根据我们的调查来看,“担经挑”舞蹈的多种新变也并不是民间艺人的凭空想象,而是源于当代民间信仰。

(一)“担经挑”与民间巫医信仰

1. 民间巫医信仰

在农村,往往会有患“邪病”的现象,如民间的“叫魂巫术”^⑤。民众一般认为这是神灵、仙家或者妖魔、鬼怪附到了人身上,吸取人的能量或躲避其他修仙者的攻击,从而导致被附的人患上“邪病”。然而,民间又有很多“做功”、“看香”的人,我们称之为“巫医”。在民众那里,这些“巫医”实是天上下凡的神灵,如果患上“邪病”就要到巫医那里祛邪救治,并听从从巫医的指点到指定的庙会上拜神祈祷,即民间所说的“行善”、“做功德”,通过善行感动神灵,所患的邪病才会得到救治。这种活动往往被我们视为愚昧落后、巫术迷信,然而在农村老百姓那里,这是一种对神灵的虔诚信仰。

2. 从巫医信仰看“担经挑”

在民间，“巫医”信仰因为许多出奇的灵验现象在民众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源于中国传统的民间历史文化，它是我国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之一。民间也因此形成了许多民众香会组织，他们每逢庙会都会去进香祈愿，而“担经挑”就和这种组织有着重要关系。

在淮阳地区，“担经挑”分为不同的组织，一般生活在一个村庄的人会自发的组成一组，每一组有一个负责人，各组人数不定，一般在七八人以上。而这种组织就是上面提到的民间香会组织的一种，在人祖庙会上，我们还会看到“跑马队”、“腰鼓队”、“民间豫剧团”等等，他们也多是这种民间香会组织。

表演“担经挑”的人员，大多是中年妇女，也有的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其中一些人是曾经患过邪病或者其家人患有邪病，他们每年都会自发地到各地庙会上表演“担经挑”祭神、娱神，待表演过“担经挑”之后，再集体去庙院进香，以期感动神灵、得到神灵的照应，保佑一家人健康平安。由此可见，“担经挑”在人员组合上的这一大新变，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民众对民间巫术的信仰客观上驱动着这一原始民俗的革新，丰富着我们的民风民俗文化。正是因为“担经挑”与民间巫医信仰的关系，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男子跳经挑舞的现象。

(二) “担经挑”与民间崇神信仰

1. 民间崇神信仰

在民间，尤其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供奉神仙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和重要节日都会虔诚的敬香祈祷。这种对神灵的崇拜也是民间信仰形式之一，它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在古代，求神问卜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禳病解灾，农业生活中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丰收，商业生活中祈求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政治军事上占卜官运、占卜出师征伐等等^⑦。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崇神文化是古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敬畏心理，是他们认知自然和社会的一种特殊方式，然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这种认知心理发展成了当代民间的“崇神”信仰。

在科技发达、文明彰显的当代社会，这种对神灵的崇拜观念往往被视为迷信、蒙昧而日益消解，然而，这种“崇神”观念在民间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它深扎在普通民众的心底。随着新文化建设和、和谐文化建设的推进，人们视这种“崇神”观念为民间信仰，表示了对民众精神信仰的尊重，也有很多学者将其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信仰文化资源进行探索和研究。

2. 从崇神信仰看担经挑

“担经挑”与崇神信仰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经歌唱词中。民间艺人在表演“担经挑”时边舞边唱，他们把动听的远古祭祀之歌和欢畅的赞颂文明之歌唱给神灵，表达的是集体民众的心理，他们相信神灵听到歌唱就会在冥冥中保佑人们生活平安。

远古时期的祭祀之歌能够流传到当代，这一方面显示出了民俗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祭祀崇神这一民间信仰在普通民众那里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新编的经歌唱词则不仅容纳了丰富的民风民俗，而且真实的反映了当代底层民众的社会心理，表达了民众对神灵的崇奉和敬仰。

虽然现代文明不断消解着民间的“崇神”观念，但当我们在太昊陵庙会上徜徉时，当我们驻足观看艺人们表演经挑舞时，我们依然会感受到他们对神灵的虔诚信仰。他们相信善行会感动神灵，他们的舞蹈、他们的歌唱会愉悦神灵，他们的生活会得到神灵的佑护。

(三) “担经挑”与生殖崇拜信仰

1. 生殖崇拜信仰

淮阳人祖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生殖崇拜”。伏羲和女娲创造了人类，被视为人类的祖先，因此，在淮阳人们通常称伏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奶奶”，规模盛大的人祖庙会也是为祭祀这两位祖先对人类种族繁衍的贡献而举行的。庙会上，有许多活动都与“求子”有关，如买泥泥狗、拴娃娃、摸子孙窑等等，“担经挑”这种民俗巫舞也带有浓厚的“生殖崇拜”色彩。

泥泥狗是人祖庙会上的特色民俗工艺品，泥泥狗本身的工艺特色具有生殖崇拜的内涵，将在庙会上买的泥泥狗赠给村里的儿童，有祈盼早生贵子的含义。拴娃娃，在太昊陵的显仁殿供奉着女娲娘娘的金身像，据说，求子的妇女将布娃娃用红布裹好放在女娲娘娘旁边并虔心祈祷，求子的愿望就会实现。子孙窑，是远古女性生殖崇拜的物化。在显仁殿的地基的一角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一个黑色的洞，这个黑洞就是子孙窑。传说，六千年前，人祖伏羲每逢仲春便以“会”的形式把各部落的青年男女召集起来，中间放一块带窑的石头，男女若有意，就约定互摸子孙窑，结为夫妻，后来逐渐演变成摸子孙窑求子的习俗。

2. 从生殖崇拜看担经挑

在淮阳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流传，如果妇女第一年到太昊陵求子如愿的话，就要在连去三年还愿。“担经挑”本身就是代表生殖崇拜的原始巫舞，据说求子的妇女在“担经挑”表演到高潮时，走到表演者中间感受其中的灵异氛围可以得子。在太昊陵调查时，我们看到很多夫妇都在显仁殿里拴娃娃、摸子孙窑求子，在采访“担经挑”艺人时，也看到有妇女撑着

花伞从舞者中间穿过，以祈求得子。

“担经挑”的舞姿新变也不离“生殖崇拜”的本质。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蛇蜕皮舞步、履迹舞步、铁链锁舞步到当代人发明的剪子股交合舞步、十字舞步、八字舞步，这是民间艺人对经挑舞的丰富和发展，然而变化之中亦有不变之处，艺人们并没有改变经挑舞的本质，所有的舞种都有两人背靠背而过的舞姿，这是伏羲与女娲交合的象征，寓意着人类的生殖繁衍。

随着当代新文化建设的推进，“担经挑”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了大力弘扬，经民间艺人的创新变得更加丰富多姿。而且，这一民俗巫舞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失去原始的寓意和色彩，它仍然承载着广大民众的多重信仰。“担经挑”出现的多重新变，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然而，每一项新变都与当代民间信仰有着不解的渊源。

注释：

- ①杨利慧，女娲神话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N]，1996年第6期。
- ②赵腊梅，论淮阳民间艺术——担经挑。《民俗文艺》[J]，2009年第21期。
- ③李全立，太昊部落与豫东地区史前文化。《中原文物》[J]，1999年第2期。
- ④张翠玲，西华女娲城庙会调查报告（下）。《民俗研究》[J]，1996年第2期。
- ⑤穆广科 王丽娅，颂扬人祖伏羲女娲的原始巫舞——担经挑。《民间文化》[J]，2000年第11-12期。
- ⑥吴效群，邪病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民俗研究》[J]，2011年第2期。
- ⑦张祝平，论民间信仰文化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N]，2011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2]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 [3]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4]穆广科 王丽娅，颂扬人祖伏羲女娲的原始巫舞——担经挑。《民间文化》[J]，2000年第11-12期。
- [5]张翠玲，西华女娲城庙会调查报告（下），《民俗研究》[J]，1996年第2期。
- [6]赵腊梅，论淮阳民间艺术——担经挑。《民俗文艺》[J]，2009年第21期。
- [7]吴效群，邪病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民俗研究》[J]，2011年第2期。
- [8]杨利慧，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文学评论》[J]，2005年第2期。
- [9]杨利慧，女娲神话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N]，1996年第6期。
- [10]杨旭东 赵月梅，民间信仰研究的另一个视角。《重庆文理学院学报》[N]，2010年第5期。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10477（016）。